

战地记者讲故事

迎风挺立

宋 鹏



插图:唐建平

铁列克提边防连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喇叭口”上,这里是乌拉尔山冷空气南下的通道,每年6级以上大风要刮250多天,最大风力可达12级。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是对这里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汽车沿着巴尔鲁克山,向着连队进发。因为有些许低矮灌木的点缀,远处的大山有了点点绿意,而这样的绿色随着车辆的前行,很快便没了踪影。在接近边防连营区时,茫茫戈壁只剩下满眼的碎石。

整整一天的跋涉后,满身疲惫的我们到了连队门口,一位双手沾满泥土的上尉军官跑了过来。他搓了搓双手说道:“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正在挖滴灌渠。”

他抹了一把额角的汗水,继续说:“我们这里地下都是碎石,时间长了都黏成一块了,根本挖不动,得用电钻一点一点地抠。”

他自称家门。我们得知他是连队政治指导员,叫王超。

当晚,我们住进了铁列克提边防连。然而,一连两天竟然无风。

连队的官兵很幽默,说铁列克提的风“看人下菜碟”,只要有客人来,它那烦人的面孔会变得温柔起来。

官兵举例说,有一年冬天,中央电视台的几名记者慕名要到连队,拍铁列克提的风。他们到了团部所在的托里县城后,先往连队打了个电话,问风的大小。电话接通时,风刮得正猛,用10根8号铁丝做拉绳的电视信号接收

锅也被风刮得叮叮咣咣乱响。可是,等记者们扛着摄像机赶到连队,迎接他们的却是和风瑞雪。没想到,记者们刚一走,一场大风就揭去了连队煤房的顶子。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官兵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呢?”

面对我们的疑问,连长陈吉军说,官兵最怕的事除了人畜越界,就是被大风围困。只要狂风一来,大家的日常生活基本就被限制在室内。有一年,连队官兵竟一下子被困了18天。

“过了卡图山越走越荒凉,到了大风口扭头就想走。”这是不少人来铁列克提的真实想法。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如何拴心留人成为连队急需解决的问题。连队干部思来想去,提出首先要种树,为铁列克提打造一片绿洲。由于大风常年侵蚀,地表的土壤早已被扫尽,想要在石头缝里把树种活,难度可想而知。

连队官兵偏偏不肯服输,他们用钢筋、电钻挖树坑,再从几十公里外拉来黑土回填。几年下来,一棵棵绿树屹立戈壁,顽强生长,一座绿色军营扎根在了风口。营区四周有了绿树,虽然不成规模,大家还是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戍边林。每到新兵下连,连队干部就把他们带到“戍边林”开展教育,砥砺大家扎根边防,像这些树一样向下生根,向上生长。

连队建设不断向好的同时,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留下来。原本打算服役期满就退伍的战士王世文,主动递交

留队申请书。他说:“在边防待得时间长了,习惯了,越来越爱铁列克提了,这里还有我亲手种活的小树,陪着我守边防。”

风再大,连队官兵也得执勤巡逻。说起执勤时差点滚落悬崖的那次经历,上等兵常航仍心有余悸。去年冬天,巡逻分队突遇暴风雪,行走在山脊上的战士李奕昇脚底一滑,朝山下栽去。情急之下,常航一把抓住他的背包肩带,使劲向后拉,巨大的惯性让常航一个踉跄。面对突发险情,走在前面的指导员王超紧紧抱住常航的右腿,努力止住了两人下滑。事后,李奕昇感叹道:“幸亏指导员将我放在了中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风天气里巡逻,队伍的第一个人最辛苦也最危险,往往要顶着大风为大家蹚出一条路。连队立下这样一条规矩:执勤巡逻时,干部站排头,班长来断后,义务兵在中间,党员护左右。

日复一日,在风的世界里生活,官兵学会了抗风的本领。他们摸索出“逆风侧身跑、顺风向后倒、射击投弹修正瞄”等多套风中训练口诀,探索出“帮带式”培养、“任务式”锻炼、“师徒式”传承等小专业人才的培养路子,连队被陆军确定为“星火燎原”育人基地。

在连队通往哨楼的路边,一块巨石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信步走去,只见巨石上面,镌刻着“迎风挺立”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宋 鹏

记者心语 倾听边关声音,传承边防精神。

帕羊之美

陈武斌

的动物。

在这里,动物与人类像是相识多年的朋友,相互守望,又互不打扰。有时,也会有一些受伤的动物闯入营区或者牧民家中。大家总会耐心地为其包扎伤口、投喂食物。时间一久,这里的动物也不再惧怕人类,眼神中透露着善意与信赖。

翻越马依木拉山口,进入广袤无垠的阿里高原之前,帕羊是必经之路。千百年来,帕羊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静静守护着每一批过往的行人、商队,为他们提供物资补给和休憩之所,所以帕羊又被路人唤作“神山驿站”,而戍边官兵则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雪山的卫士”。

“唱上一首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玛……”漫步在帕羊,街道上仅有的几家商铺,经常播放着这首当地百姓最喜欢的歌曲《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玛》。老旧的音响虽已布满灰尘,但每一个音符的背后都镌刻着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周末,戍边官兵自发组织的“党员先锋队”会活跃在草场的各处,给牧民传授养殖知识、修补破损的羊圈、宣传党的政策……牧民阿妈总会端来一碗碗香醇的酥油茶,竖起拇指亲切地说出那句:“金珠玛亚古都(解放军好)!”

在黄昏的渲染下,帕羊更具诗意。一轮璀璨的落日将边关的一切染成金黄色。远处的村落里,牧民将捡拾的牛粪添加到炉子里,滚烫的炉火将他们的脸庞照得通红。巡逻归来的战士,迈着稳健的步子,在沙丘上留下一行长长的足迹,嘹亮的歌声在空中

久久回荡。

放眼望去,连绵的沙丘、袅袅升起的炊烟、巡逻归来的战士、归巢的水鸟……构成了一幅雄壮的边关画卷。随着最后一丝光线消散,一弯如钩银月便自雪山间缓缓升起。皎洁的月光如潮水般迅速漫过村落、草场和荒原,将帕羊带到了另一片沉寂的世界。就连白日里尽情放声歌唱的马泉河,在此刻也变得安静了许多。

这里的夜晚,没有城市的霓虹闪烁、繁弦急管,有的只是孩童睡梦中的喃喃呓语,和战士钢枪上反射的点点寒光。帕羊的夜是寂寞的,戍边的战士们总会在想家的时候,看上几眼月亮,因为“月亮之上,便是故乡”。



长 征

第 6128 期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棵榆树,73年,默默守望着一位烈士。73载的岁月中,这棵树被风雨摧折过,也被雷电击倒过,却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在华北大地的一座深山里挺拔,只为某一天,能作为一个标志,被烈士的后人找到。

这棵树,生长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野鸡庄村。烈士的名字,叫马振忠。

1948年7月,晋中战役取得胜利。按照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准备乘胜夺取太原,并于10月5日发起战役。经过11天作战,我军占领了武宿机场,突破了城南、城北的首道防线,同时对东山守军发起总攻。

东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夺取太原城的一个重要之地。在与敌人经过多番较量后,11月12日,解放军控制了东山,4天后,中央军委命令部队缓攻太原,就地休整。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隶属于第20兵团。不久,第67军接到命令,开赴太原,参加即将打响的太原总攻战役。挥师南下的浩荡队伍中,有一个操着河北口音的年轻战士,他人伍4年,此时已是第200师步兵第599团的一名炮兵班长。这名战士,就是马振忠。

年轻的马振忠对太原总攻战役充满了信心,他相信自己手中的大炮,一定能炸开太原厚厚的城墙。

千里驰援,昼夜疾行,马振忠所在部队抵达太原城外东山一带的作战地点后,接到包围卧虎山、保障攻城部队侧翼安全的任务。4月20日,太原总攻战役打响,敌我双方交战异常激烈。次日,马振忠的炮兵班,担负起在野鸡庄村南侧的山梁上为总攻部队提供炮火支援的重任。

马振忠是一名出色的炮兵班长。在他的指挥下,一枚枚炮弹准确地射向了敌人的阵地。这也令敌人恼羞成怒。

时值初春,野鸡庄村南侧的山梁上,草木刚刚返青。马振忠和他的炮位毫无遮挡,一眼便被敌人发现。为了实施报复,敌人向这道山梁发射多枚炮弹。

小小的山梁,顷刻被炮火包围。为了掩护总攻的部队,马振忠没有离开自己的炮位,继续沉着冷静地指挥身旁的

一棵榆树的守望

林小静

战士发射炮弹,并用手中已经磨得只剩一小截的红色铅笔头,在纸上快速地计算着坐标。

此时,敌人的一枚炮弹,自西向东,朝马振忠和他的炮位射来。炮弹在山梁上爆炸,激起漫天的火光。在爆炸声中,24岁的马振忠倒在了心爱的大炮旁,也倒在了太原解放的黎明前。

马振忠牺牲后,第599团炮兵连的战士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商量他的后事。考虑到太原总攻战役正打得吃紧,马振忠的遗体来不及送回河北老家,于是部队决定就地安葬。可野鸡

庄村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漫山遍野的榆树也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烈士的遗体到底安葬在哪里才更便于将来寻找呢?

野鸡庄村不大,只有百余户人家。马振忠牺牲的消息传至村中,村民们无不为之感伤。当得知烈士的遗体要就地安葬,村中一位名叫郝树旺的地下工作者找到部队说,把马烈士埋到我家的祖坟旁吧。

就这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马振忠的遗体被安葬在郝家的祖坟旁。3天后,太原解放。

马振忠牺牲的时候,正是榆树结籽的季节。那年初夏,从郝家祖坟的一棵大榆树上,飘下一粒饱满的籽,落在马振忠的坟旁。到了盛夏,一棵幼小的榆树苗,悄然在坟旁长了出来。之后的一年又一年,这棵榆树迎着风、沐着雨,从幼苗变成了小树。忽然有一天,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将这棵小树吹倒在地。村民们都以为它会夭折,可谁知没多久,从小树的根部又长出了一根细细的枝干。

小榆树生命顽强,历经风雨,越长越高,越长越粗壮,而烈士的坟头却因风雨侵蚀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一片平地。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也不知道那里曾埋葬着一位年轻的烈士。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渐渐地,小榆树成了村民眼中的一棵老榆树,它的树皮不再光滑,主干也更显苍劲;渐渐地,村中的长者在给晚辈讲述那段令人惋惜的往事时,也总会把“郝家祖坟旁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说成“老榆树下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

这棵榆树也仿佛知道自己长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也许它在不断生长中,根须触摸到了烈士年轻的遗骸,触摸到了烈士生前紧握在手的那一小截红色的铅笔头……所以,它努力伸展枝干,向着苍穹,挺拔生长,只为成为一个标志,让烈士的后人找到这里。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2022年初春,在烈士倒下后的第73年,他的后人在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翻山越岭找到了野鸡庄村,在那棵老榆树下,挖出了烈士的遗骸。

如今,距离马振忠牺牲已经整整过去了75年,烈士的遗骸也迁往了烈士陵园,而那棵老榆树,依旧挺拔在那里。它像一位沧桑的老人,继续守望着一片土地,向着苍穹,挺拔生长,只为成为一个标志,让烈士的后人找到这里。

一次未来战争的邀约

红军与蓝军对抗演习 也是磨砺 指尖 在键盘上飞翔 光标闪烁 锁定另外一个星空 敏锐的耳朵 捕捉潜伏的风声 目光 在旋转的雷达上延伸 无人机 模拟一群蜜蜂的飞行 没有面对面的厮杀 但血性和胆识一点也不能少

起航了 热情的星星为你点灯 智慧的北斗为你导航 夜海巡航 那一片流动的国土 夜风如刀 寒光闪烁 水兵服上的披肩 像旗帜一样飘起 哗啦啦作响

奔赴练兵场

顾中华

号令发出 唤起一场浩荡春风 热血 在脉管里涨潮 誓言铿锵 回荡在山谷间 每一个士兵 肩扛历史使命 都是一块沸腾的钢铁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 凝铸成最坚固的部分

新时代伟大的行军 把和平紧紧地护在身后 向战而行 每个迷彩的身影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战位 脚步生出羽翼 思想追赶闪电 奔赴练兵场 与时光赛跑 加速度 骨骼被反复锻打 淬火 我们的品质 越来越纯粹 意志 越来越坚强 然后 随时准备慷慨地接受

夜海巡航

徐荣木

夜睡得沉 港湾灯塔像醒着的哨兵 睁大了警惕的眼睛 波浪一吐一纳 作深呼吸 渔家枕着涛声 进入被月色覆盖的梦境

军舰踏浪前行 潮汐的掌声哗哗响起 水兵叩问每一块 冻僵的礁石 把脉水下每一条 潜藏的暗流 审视每一朵 诡谲飘荡的浮云 今夜的水兵 在深海里耕耘岁月 在浪尖上播种和平 掬一把祥和之光 撒向货轮、渔帆、海岛……

军舰望着月亮



护航亚丁湾(油画)

周补田作